



## 驿 路 梨 花

山，好大的山呵！起伏的苍青色群山一座挨一座，象大海的波涛你推我挤，延伸到遥远的天尽头，消失在那迷茫的薄暮中了。

这么陡峭的高山，这么稠密的树林，走了一天，路上也难得遇见几个人。看着黄昏阴沉地张开那黑绒般的口袋，把夕阳的金色余晖一点点收起，我们有点着急了，今夜若赶不到山那边的太阳寨，只有在这莽野深山中露宿；何况人已经走得很疲累了，我只觉得两条腿又酸又木，好象要从身体上断开一样……

我的同伴老余是在边地生活过多年的人，走山路比我有经验、有劲。他在前边走着、走着，高兴地叫了起来：“看！梨花。”

眼前一片白茫茫，白色的梨花象飞扬的雪片一样撒满了高矮的枝头，好整齐的一片梨树林呵！

老余用有经验的口吻告诉我：“看这梨花开得多丰满、漂亮，枝牙修剪得多么好。有这样好的梨树林，前边不远也就会有人家。”

那真是太好了。温暖的火塘、滚热的饮食，对于我们走远路的人来说，是多诱人呀！我恍惚看到了火，闻到了米饭的香味，觉得身上也有了热力，腿上也有了劲……

一弯新月升起了，我们借助这淡淡的月光，在忽明忽暗的梨树林里走着，山间的夜风吹得人脸上凉凉的，也把梨花的白色花瓣轻轻拂落在我们身上。

老余兴冲冲地迈开步子跑在了最前头。突然，他又用欢快的声音喊了起来：“快来，有人家了！”

我跟着他跑出了梨树林。

一座孤独的草顶竹篾泥墙的小屋出现了。屋里黑漆漆的，没有灯光也没有人声。我们迟疑地站住了，这是什么人的房子呢？

“老乡！大哥！”我们乱喊了一阵，屋内还是静悄悄的没有人出来。

老余打着电筒过去，才发现门是从外反扣着，白木门板上有黑炭写的两个歪歪扭扭的大字：“请进！”

真有意思！我们推开门进去，但火塘里的灰是冷的，显然，好多天没人住过了。一张简陋的大竹床铺着厚厚的干净稻草；倚在墙边的大竹筒里装满了水，我尝了口，水很清凉，又不象放了好多天的污水。

这屋内的一切，可把我们搞糊涂了，但，走累了也管不了这些，就放下东西决定在这里过夜。

老余把电筒在屋内上上下下扫射了一圈，又发现墙上写着几个粗大的字：“屋后边有干柴，梁上竹筒里有米、有盐巴，有辣子……”

我们大笑了起来，这是那位“神仙”的洞府？大概是“未卜先知”算准了我们要经过这里，诚心招待我们吧？那就不客气了。我们搬来了干柴，烧起了火，煮了锅饭。温暖的火、喷香的米饭和滚烫的洗脚水，把曾在黄昏前后沉重折磨过我们的疲劳、饥饿都撵走了。我们舒畅地躺在那软软的干草铺上，对这小茅屋的主人真是有说不尽的感激。我和老余商量了，明天临走前要给这没有见面的主人砍点柴、扛满水、留下粮票菜金，再写一封感谢的信。但是，没有见到这好客的主人，当面说声道谢，总是一件憾事。我问老余：“你猜这家主人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想，可能是位守山护林的老人，他一心为公，很关心群众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我又相信，又怀疑。

“要相信我，我是料事如……”

正说着，门突地一下被推开了，一个须眉花白，手里提了杆明火枪，肩上扛了一小袋米的瑶族老人站在门前，乐呵呵地笑着：“嗨！你们先来了。”

主人回来了。我们急忙一翻身爬起来。老余得意地向我眨眨眼睛：“怎么、我没有猜错吧！”

我真佩服老余“料事如神”，可是这时候，我也没时间恭维他，我得先感激好客的主人要紧。那晓得老余比我动作还要快，扑上去一把抓住老人的手握了又握，把准备写在感

谢信上的话全都“哗哗啦啦”倒了出来：“大爹、真感谢你……”

我也很激动，当然不甘落后，也凑上去一句接一句帮腔。我们两个人抢着说感谢的话，就象两串欢乐的鞭炮劈里哗啦地响个不停。老人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几次想说话也插不上嘴。我们怕他会因为客气，打断我们这些感激的话，也就说得更快更响。根本不想让他有回答的余地，心情激动的时候，不把藏在心里的话说完可难受呵！

可是这老人却越听越皱眉头，脸上都快皱成一张网了。为了制止我们说个没完，突然，他亮开嗓门用比我们还高几倍的声音，洪钟似的朝我们大吼着：“感谢！我也感谢你们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我们一下楞住了。说实在的，从来还没见过主人这样致“答辞”的呢！

我们不作声了。老人才笑呵呵地说：“好同志，你们看错人了，我不是主人，也是过路的人呢！”

这可叫我们傻了眼。“料事如神”的老余比我还狼狈，那张脸在火塘的亮光下红得象个大烧盘。有点恼羞成怒：“你不是主人？唉！你该早说嘛！”

老人叹了口气：“唉！我还没进门，你们俩就象火烧干茅竹一样劈劈啪啪响个没完，轮得上我说话吗？”

他这样一说，把我们也引得大笑了起来。

我们抱歉地把老人请到火塘前坐下，看他也是又累又饿，赶紧给他端来了热水、热饭。

老人诙谐地笑了笑：“多谢、多谢、说了半天还得多谢

你们。”

对他这个“谢”，我们可不感兴趣，我们很想搞清楚，究竟谁是小茅屋的主人？

看来老人是个很有穿山走林经验的人，不填饱肚子，他不多说话。他低着头大口嚼着米饭，不看我们，也不理会我们的问话。等到把饭吃完了，他才笑着燃起一袋旱烟，说：

“我是给主人家送粮食来了。”

“主人家是谁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粮食交给谁呢？”

“挂在屋梁上。”

天哪！我真给搞胡涂了。苦笑着说：“老人家，你真会开玩笑。”

老人却很严肃：“你们不要急嘛！听我说清楚，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”

他悠闲地吐了几个烟圈，才慢慢说了起来。

“我是红河边上山岩的瑶家，平常爱打个猎。这一带路远地形又不熟，也很少来。上个月，我追踪一个麂子，在老林里东转西绕迷了方向，不知怎么插到这个山头上来了。那时候，人走累了，干粮也吃完了，真想找个寨子歇歇。偏偏这一带没个人家，我正想在大树上过夜，突然看到了梨花林。梨花的清香把我引到了这小屋。更妙的是这屋里有柴，有米，有水，但就是没有主人家……”

“和今晚上一样。”我说。

“不完全一样。今晚上还有你们先来给我烧火做饭。”

我们想起刚才那盲目的激动劲，又相互笑了起来。

“我从晚上等到第二天早上也不见主人来。吃了、用了人家的东西，不办个手续说清楚还行？给别人知道了，那会败了我们瑶家的名声。我急着赶路，只好撕了片头巾上的红布，插了根羽毛在梁上。告诉主人，有个瑶家人来打扰了，二天再来道谢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用手指了指：“你们看那东西还在梁上呢！”

一只白羽毛钉在红布上，红底白图案怪好看的。

瑶家老人又继续说下去：“回去后，我惦记着该怎样偿还，该怎样道谢。到处打听这小茅屋主人是那个？好不容易才从一个赶马人那里知道了一个大概。原来这是对门山头上哈尼寨的一个名叫梨花的小姑娘常来这里砍柴，背水，打扫房子。这小姑娘真好，她说：“这大山里前不着村后不挨寨，她要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帮助过路人！”

我们这才明白屋里的米、水、柴、干草、以及那充满了热情的字“请进……”都是出自那哈尼小姑娘的手。多美，多纯洁的梨花啊！

瑶族猎人又说：“赶马人还告诉我：过路人受了照料，有的是不知怎么谢，有的是四处打听，总要把用了的柴、米补上，好给后人方便，我这次是专门送粮食回来了。明天，我还要去哈尼寨找找这小梨花……”

我明白了一些，不过还没有完全明白，老人还没有告诉我：这小茅屋是怎么盖起来的？小梨花为什么要从对门山头跑到这里来照料过路人？……但再怎么问，老人也说不清楚了。

这天夜里，尽管外边风很大，很冷，我们却睡得十分香甜。梦中恍惚在那香气四溢的梨花林里漫步，还看见一个清秀的、身着红、兰、黄格子花边长衫的哈尼小姑娘在白色的梨花丛中跳跃、唱歌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没有立即上路，决定把小茅屋修葺一下，给屋顶加点草，墙上补些泥，把房屋前后的排水沟再挖深一些。一个哈尼小姑娘都能为群众着想，我们真应该向她学习。

我们正劳动着，梨树丛中闪出了一群花也似的哈尼小姑娘。走在前边的约莫十四、五岁，红润的脸上有两道弯弯的修长眉毛和一对黑得晶莹的大眼睛，显得又美丽又聪明。

我以为还在昨夜的梦境中呢！我认真看了一下周围，阳光灿烂地照在梨树林上，光彩夺目。这确实是白天呢！

领头的哈尼小姑娘走到我们面前，用银铃般清脆的声音笑着对我说：“昨天晚上，我见这边有亮光，猜想有人在这边过夜……”

“她一定是梨花！”我想：“道谢的话该说给她了。”

那晓得瑶族老人也是个“老激动”，他那追捕鹿子的身段矫健地一下闪到了我们前边，象对待一位尊敬的成年人似的，深深弯下腰去行了个大礼。吓得小姑娘们象群小雀似的蹦跳开了，接着就嘻嘻哈哈地大笑了起来，说：“老爷爷，你给我们行这么大的礼，不怕折损我们吗？”

老人没有笑，神情很严肃地对着那个十四、五岁的哈尼姑娘，说：“小姑娘，多谢你盖了这间草房，又给我们准备了……”

小姑娘红着脸听着，等老人和我们唠叨够了，才欢快地说：“你们还不晓得吗？这房子是解放军同志盖的……”

“啊？”我们又傻了眼。

小姑娘们见我这憨态，又一窝蜂地哈哈大笑起来。笑得我们真不好意思，只能呐呐地问：“是、是那个部队的解放军？”

她摇了摇头：“我也不晓得。盖房子的时候我还小呢！听我姐姐说，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这里虽然山高林密不是交通要道，但隔个十天、半月还是有一两起人从这里路过。有一天，一队解放军护送一队马帮从这里过，也是和你们一样无法赶到前边寨子，只好在梨树林里过夜。半夜里又刮风又下雨，把他们淋得真够受了。可是，解放军同志多好啊！他们说，‘这条路这么长，该在这里盖个小屋让过路人避风躲雨过夜。’第二天早上就砍树割草盖起了房子。那时候，我姐姐还小，也只有我这么大，刚好过这边山来拣蕈子。她好奇地站在旁边瞧够了，又问他们：‘大军同志，你们要在这里长住？’大军说，‘不，我们是为了方便过路人。’我姐姐不懂，只会傻笑，也有点笑那些解放军‘傻’，但又觉得这些解放军心真好。就问：‘你们是哪个教的？’解放军同志笑着送了我姐姐一本画册，说：‘小姑娘你看看这个就明白了。’我姐姐拿过来一看，才知道这是本雷锋事迹画册。她很感动，也很受教育。看到这小茅屋盖起来后没人照管，常会被风吹歪，雨打坏，就利用砍柴，拾蕈子，找草药的机会，来收拾这小茅屋，扛几筒水，放点柴，放一些大米或包谷……”

说了半天，我们才明白：她还不是梨花。我问：“你姐

姐呢？”

“前几年嫁到山那边去了。姐姐出嫁前对我说：‘小妹，我要走了，有件事叫我放心不下，这小茅屋以后叫那个来收拾呢？’我平常就受姐姐的影响，常跟着他来照料小茅屋，就说：‘姐姐，我接你的班吧！’大队的支书也支持我们，他说：‘好事要大家做，一棵小梨树容易被风雨折断，一片梨树林才能互相支撑成长，你就多邀约几个小姑娘一起来照管这小茅屋吧！……’”

呵！我才明白了！

这天早上，我们和这些哈尼小姑娘一起，把修理茅屋的事做得很认真。我们都感到这不仅是修葺一座小茅屋，而是在建设一座共产主义风格的大厦。

我们望着这不平凡的小茅屋，这群充满了朝气的哈尼小姑娘，以及那雪白的梨花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我想起一位诗人美丽的诗句：“驿路梨花处处开。”在我们伟大的祖国，在华主席领导的今天，毛泽东思想代代相传，就象这驿道上的梨花一样，一茬接一茬，开得多么茂盛，美丽呵！

1977年5月·昆明